

瞑庵雜識 上

清 朱克敬著

進步書局校印



題辭

故侯新貴去堂堂。二十年間事渺茫。
猶喜野人能強記。柳陰蒲扇詰滄桑。
偶談閒事暢幽情。莫笑潛夫下筆輕。
二十二編青史在。幾行公道幾分明。

瞑庵自題

瞑庵雜識卷一

清 皋蘭朱克敬香孫著

嘉慶己卯。湘潭朋毆之獄。其起甚微。湘潭居交廣江湖間。商賈匯集。而江西人尤多。江西會館曰萬壽宮。歲時演劇飲宴。是歲首土。以江西優人來。登場歌舞。皆詰屈礮礪。不可聽。臺下人大笑。或以芒鞋土塊擲之。曰。犒汝遠來。笑者益甚。聲如潮。江西人大慚怒且詬。湖南人强者應之。遂共爭毆。不可解。畏事者稍稍引去。江西人潛招其眾。闔門共擊。湖南人死者數百。傷未殊者縛之。於是市人訛言曰。盡殺湖南人矣。烹於鑊矣。釘於柱矣。割舌而醢之矣。市胥奔告知縣。知縣懼。不敢往。在籍給事中石承藻。謁知縣曰。江西人烹割縣民千百。知罪重必且為亂。公閉閣能獨生乎。等死不如往救。或可止。知縣忿然曰。君責我。我能偕我乎。承藻曰。不能。何敢勸公。乃俱往。至則門不敢啟。壯士昇石獅撞門。門破。知縣乃入。得未死者十六人。以出。江西人皆散。於是湖南人皆憤相告。民商舟人數萬。共毀江西人店肆。遇江西人即擊殺之。奔閩喧呼。數日不絕。橋津關市。必考其音。非江西人乃得過。往往誤死。事定。知縣以聞。巡撫吳邦慶。江西人也。嚴檄知縣捕治。衆皆散。莫得主名。先是市胥見衆洶洶入市。懼有變。

鳴鑼於市。令各閉門備劫竊。遂以鳴鑼罷市為胥罪。論斬之。獄未具。時論者皆謂當多殺湖南人。湘潭周系英。方官吏部侍郎。其子家居。偽為父書。抵巡撫緩頰。巡撫奏之上。以系英越職與事。罷職。令歸閉門。省愆。石承藻家居。論常右湖南人。為巡撫所劾。亦罷。

嘉慶戊午。湖南鄉試有富家子。傳進賢。賄藩胥。割卷面黏他卷。時粗擬名次。久之所黏。竟中解元。先是湘陰彭義為舉業有名。羅典主講藏麓書院。雅愛重之。聞後呈所作。羅決其必售。榜揭無名。方甚惋嘆。及見墨卷。彭作具在。而人則非。大駭。告巡撫窮治。盡得胥姦利狀。傳懼。願為彭援例。請道員更與萬金。暨美田宅。親友關說百端。義意頗動。典持不可。獄遂具。胥與傳皆論斬。

同治癸亥殿試。南皮張之洞策。盡意敷奏。不依常格。先是江蘇貢生吳大澂。應詔上書。言殿試對策。或有讜論。試官匿不以聞。請申壅蔽之罰。及見張策。閱卷官頗疑怪。久之乃擬第十進呈。皇太后拔置第三。人生遇合。固有莫之為而為者。按順治時馬士俊。乾隆時汪廷珍。皆以對策讜慤及第。

六部京察。本朝考績之名。內曰京察。外曰大計。最者遷。多由尚書及大臣兼部事。先內定。然後堂議。堂議

之日。大臣尚書中坐。侍郎旁坐。即中以下立。部胥呈官冊。大臣執筆。躊躇良久。顧尚侍曰。京察高等。與某某何如。皆贊曰善。則標姓名。畫諾。付胥。相揖散去。咸豐己未涇縣王茂蔭為兵部侍郎。大學士瑞常兼部事。會京察。堂議。常舉姓名。茂蔭起言曰。某持善趨。非真勤事者。若某某乃真勤事者。宜與高等。常怫然曰。如君言。非我所知。君當定之。因以筆授茂蔭。茂蔭曰。誠然。相國事多。不常至部。茂蔭終歲在部。察勤惰較詳。當代公定之。即取筆標識。促共畫諾。付胥具奏。常雖不平。亦無如何也。

部胥之權重於尚侍。以科比繁多。官不能盡記。高下出入。惟其所為。雖知其姦。莫能禁也。陽湖惲次山先生世臨。寓京師時。偶飲酒肆。聞一胥語人曰。凡屬事者。如容部署。如車。我輩如御。堂司官如驃。鞭之左右而已。世臨心竊怪嘆。未幾成進士。由翰林改官吏。部文選司主事。文選司故為利藪。部胥移易選法。胥外官錢。往往致富。世臨勤敏。多記舊事。又遇事鉤考。胥姦不得施。怒之。次骨。倒書其姓名於廳壁。至今猶存。益可見居官盡職之難矣。

天津之變。曲實在夷。初津人王三倚。教橫恣民為所苦。民訛言教堂以術殺人。當以眾驗。封大業方醉。聞之怒。手洋鎗至通商大臣署。發鎗震堂宇。大臣婉解之。大業歸

天津知縣聞大業難大臣急來調視民從者數百人。大業疑知縣以眾脅已發鎗擊
知縣殺其僕。民怒共磔大業。返燬教堂殺其徒二十一人。則各國皆有。於是各國來
讓。詔□□往治。□□心知其故。而是時大亂初定。財匱兵疲。力不能戰。乃奏竄守
令。雜捕市井無賴二十餘人治之。俄國使來告曰。華與法鬭殺俄人誤也。今又殺無
罪以償。是重誤也。請毋償俄國六人。乃斬十五人以徇。

兩廣總督葉某。酷信乩。初英人來索舊饋。葉請於乩。乩曰無庸。將自去。既而英人果
與鄰國構難。疾引去。葉由是益奉乩仙。咸豐八年。英國兵船再至。葉更虔禮。乩判曰
靜靜靜。自然定。葉信之。遂不設備。英人書來亦不答。是時方校武科。英人猝至。擄葉
去。葉舟中賦詩。有海外難尋高士粟。斗邊空泛使臣槎之句。英人歸。以玻璃檣盛之。
昇遊四國。觀者人一錢。其門生某。輓聯云。身依十載春風。不堪回首。目斷萬重滄海。
何處招魂。可謂善於立言。

廣西蔣琦齡。字申甫。官順天府府尹。忠勤有聲。好論事。為時所厭。乞歸養親。同治初
上中興十二策。一曰端政本。二曰除粉飾。三曰任賢能。四曰開言路。五曰卹民隱。六
曰整吏治。七曰籌軍實。八曰詰戎行。九曰慎名器。十曰卹旗僕。十一曰挽頽風。十二

曰崇正學。計一萬三千餘言。皆真摯明通。切當時用。蘇子瞻葉水心。不能過也。令錄其尤警者四則。除粉飾。曰。人君所恃以感通億兆。聯為一體者。一誠而已。易曰。信及豚魚。書曰。惟德動天。至誠感神。誠則天神之遠。豚魚之頑。皆可以一氣孚之。況於臣民乎。故曰。誠能動物。不誠未有能動者也。朝廷綸綺之宣。或讀而生感。或視之漠然。誠與不誠之別而已。明王制治于未亂。保邦于未危。賢相防患於未然。是以吁咷多交警之詞。承平有水旱之奏。不幸而運值中否。災害並至。則必下哀痛之詔。追悔既往。深自刻責。期與天下更始。若亂矣而以為未亂。危矣而以為未危。是求四海之遠。欺百姓之愚。則豈獨民愚不可欺。徒使悼歎朝廷頹廢自甘。振作無意。忠賢為之短氣。盜賊聞而生心。其關係良非淺鮮也。昔成湯以罪已勃興。楚昭以善言復國。唐德宗奉天赦書。痛自引過。無所忌諱。宣布之日。雖武夫悍卒。無不思奮臣節。識者知賊不難平。我朝嘉慶十八年。林清之變。不過小醜竊發。而我仁宗睿皇帝。猶為之下詔引過罪已。中外莫不感悅。遂以戡定禍亂重致太平。垂五十年。誠能動物。彰彰如是。慨自穆彰阿。載垣等當國。政無鉅細。託於機密。往往秘而不宣。一以籍言官之口。售其壅蔽之奸。一則不學無術。以為一切兵戈盜賊不祥之事。皆於政體有妨。足令詔

令減色。萬不得已而宣示。亦必變其文法。飾以美名。相沿日久。視為當然。庚申之變。寇在國門。猶務為秘密。廷臣偶有論列。則必詰其聞自何處。得自何人。以致滿朝結舌。馴至播遷。既幸塞垣。猶無一紙明詔。告諭海內。夫事至此極。豈能隱藏。徒令傳聞異詞。遠近震驚。已而畿南山東奸民。揭竿競起。皖豫捻賊。益肆長驅。豈非粉飾之為害烈哉。唐臣陸贊有言曰。動人以言。所感已淺。言又不切。其誰肯懷。臣伏願朝廷。自今鑒於既往。與天下臣民相見以誠。興言禍亂。不妨流涕陳辭。德音既宣。不宜更參忌諱。一切秋獮和戎恭順就撫之名。均宜刪除。用人行政。明降諭旨。批答章奏。悉令發摺。除兵機所關。不宜預洩。即郡縣不守。師律失機。朝廷雖不宣布。草野豈無見聞。與其傳說而甚其辭。何若播告以作其氣。且使外廷共見共聞。則懷忠抱義之士。於朝廷之得失。皆得以補闕拾遺。隨時論據。所謂罪已以收人心。改過以應天道。杜權奸壅蔽之私。激四海忠義之氣。皆在乎此。臣之所請。除粉飾者此也。任賢能曰。自古太后臨朝。徽音盛烈。毫無遺議者。惟宋之宣仁高后而已。顧宣仁不過承神宗變法之後。起而修復之。以甦民困。承平之世。原易見功。孰與我兩宮皇太后。除患肘腋。宏濟艱難。此誠振古所未有。其賢於宣仁遠矣。考宣仁之政。首在任賢。所謂元佑開皇極。

功歸用老成。如司馬文、呂諸賢不徒起用。悉畀鈞柄。即文彥博年近九十。猶令五日一詣都堂。平章軍國重事。其餘蘇軾、劉摯、滕元發鮮于仇之輩。分仕侍從臺諫京尹監司。各當其才。茲其所以成旋乾轉坤之功。致文中堯舜之稱也。方令先朝舊臣。次第悉蒙召用。實與宣仁後先一轍。夫朝廷之重老成。豈徒珍同鼎彝。責其坐鎮而已。必將賴以康濟時艱。如現在祁舊藻翁心存之忠純。宜參預大政。襄贊機密。若徒擁內閣虛名。守一部之例案。其所裨益亦已僅矣。倭仁、李棠階之宜任師儒。王慶雲之宜筦度支。王茂蔭之宜長臺垣。各用所長。斯各收其效。其尚未起用。如前任副都御史張芾之忠直。前任總督吳振棫之練達。張亮基之幹濟。前任布政使馬秀儒之純篤。莊受祺之精敏。小臣中臣所知。如前任科道宗稷、長蔣達尹耕雲、陸秉樞之鯁直。敢言。前任編修何紹基之品端學邃。前任編修郭嵩燾主事王栢心之留心經濟。編修袁保恒之嫻武畧。前任道員張百揆。陝西知縣田福謙。現任四川知縣孫濂之著循聲。皆一時選足備任使。夫知而不用。與不知同。用而不盡其才。與不用同。故知人必兼善任。又語曰。耕當問奴。織當問婢。易曰。同聲相應。同氣相求。朝廷而欲收羅賢俊。莫若即今日所謂賢者。令其各舉所知。彼既懷以人事君之忠。自無蔽賢不祥。

之慮。若現在所謂明保。不論何人。但官二品以上。即責以薦士。彼猶未免流俗之目。安得遂有相士之識。其黠者。采取一二虛聲。以飾觀聽。而以私人比黨。竄名其中。督撫恃有權勢。以愛憎取人。甚而情面賄賂。皆所不免。所保不愞。眾望者尤多。而朝廷不察。概令送部。欲於引見召對。俄頃之際。判其賢否。此必不能無從發付。則仍概令記名。旋被擢用。此如探物暗室。無怪乎魚珠混淆。薰蕕不別。欲收得人之效。不亦難乎。夫為政在人。用人尤行政之本也。可不慎哉。臣之所請。任賢能者。此也。開言路。曰。今已下明詔。求直言。中外臣民。舉欣欣然。頌揚聖治。於無已。臣猶區區過慮。以開言路為請者何也。蓋人情好名而惡實。有始而鮮終。明代遇災。亦每求言。迨言之過直。又心嫌焉。礙於求言。不能以言罪人。則默而識之。徐俟其後。而伺其隙。終於貶逐其人。而後已。此所謂好名惡實也。唐之太宗明皇。虛懷納諫。而貞觀開元之治。後不如前。終於踣魏徵之碑。成仗馬之喻。此所謂有初鮮終也。我朝聖聖相承。御極之初。例下求言之詔。其循故事。飾虛文。初元求言。以後可不求耶。誠以聽言納諫。為君德之首。無時不當然。特恐其久而或不然也。故每當御極。視為首務。提撕而警覺之。蓋申明舊章之意也。乃言路猶有不通之時。何哉。蓋世之治亂。視為言路之通塞。又視宰相

之賢否。相臣而賢，自能開誘扶持。惟恐言官之不言，惟恐言之或不盡。雖然，意見之偏，賢者不免。韓琦之於司馬光，司馬光之於蘇軾，是已。况下此者乎？夫政府言官類多水大權臣，而欲逞燭竈之技，則必先籍言官之口，大而誅殛，小而竄逐。俾有所憚，而不敢。其伎倆太畧，相同。史冊所載，如出一轍。獨我朝聖明在上，權不下移。於此而欲逞其壅蔽之奸，蓋亦匪易。道光咸豐之末，臣皆在京局外，默窺心焉。數之竊嘆，其用心之巧，操術之工，為從來所未有。史冊所未載也。請為我皇上悉陳之一。一曰隱密。二曰觸忌。三曰摘疵。四曰示意。五曰反求。操此五術，而壅蔽之奸售。臺諫之口緘矣。何謂隱密？章奏每不發抄，諭旨亦少明降。朝廷舉動，雖在廷亦得諸傳聞，疑似之間，既不敢以風聞為無據之談，更恐以漏洩被根求之讒。夫人臣致身原不惜碎首，以冀有裨。幸而折檻曳裾，終致感悟。此身雖蹈不測，此心良足自慰。若先生私罪，且興大獄，累及朋友。牽涉無辜，則言之必不見用。已從可知，其誰不灰心喪氣，結舌吞聲。此庚申之變，事前所以無一批鱗之奏，挽救之言，非盡廷臣無良。實載垣端華効制之罪，為不容誅也。何謂觸忌？朝廷用人行政，豈能有得無失？爭可否於殿陛，失矣，而不致終失。此古今設立諫官之意也。今則用一人行一政，言者言之，朝廷從之，則以

為威福不自上操。權柄且將下移矣。小事宜言。則大事愈宜言可知。小臣之不當宜言。則大臣之不當更宜言可知。乃進大臣行大政。轉以臺諫為疏逖。小臣非所宜言。朝廷自有權衡。則臺諫之所宜言者何事。宜夫不肖者毛舉細故。賢者亦託空談。夫納諫美名也。朝廷之所甚願。侵權大惡也。人主之所深忌。非宰相之罪而誰罪哉。何謂摘疵。求言既切。則言者必多。言之既多。則豈能盡善。甚而假公營私。飾詞希進。末俗之弊。何所不有。是在朝廷廣採而精擇。陸贊之言曰。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。天子不以世有小人而廢聽納。乃奸臣則摘其言之無當者。以生朝廷之厭。摘其言之有弊者。以激朝廷之怒。既厭且怒。乃從而構之。以為此輩皆不足采。徒亂人意。殊不知舜之取善在察邇言。而執兩用中。則所察不必盡用。而所言則無不察也。求言而懲羹吹鑿。因噎廢食。是又宰相籍制言官之術也。何謂示意。自古設官類皆重內而輕外。近緣京職清苦。借外用以為鼓舞之方。乃權臣即以之待言官。以為明行黜罰。則朝廷有拒諫之名。言者遂沽名之願。不若微示以意。緘默者悉邀外用。多言者還原衙門。夫天下中材多而豪傑少。庸俗貪利。又甚於好名。彼見朝廷愛憎若此。其誰不仰希風旨。以便身圖。道府為方面之員。科道亦清要之選。賢者豈慕職仕。何

不可久於其職。不知其人果賢。既知其身之不用。言之不從。微色發聲之餘。必不肯戀棧以增厭惡。其不能不奉身以退。相率以去者。勢也。道光之末。謇諤稀少。脂韋習成。非此之故哉。何謂反求。言行相顧。儒者以厲躬修聽。言用。人朝廷原為兩事。況人各有能。有不能。置宰我。子貢。言語之長。而課以文學。政事。必謝不敏。張良為畫策之臣。令其出帷幄而當治國治軍之任。亦所不能。則謂宰我端木。不及冉季諸賢。張良空談。不如蕭何韓信可乎。又況權奸掣肘。必無成功。狄山之禦匈奴。周處之擊齊。萬年卒以隕敗。豈由無才。至於父子兄弟功罪。且不相及。朝廷之聽言何與。惟穆彰阿事成皇帝久。知聖人敦崇實學。特重踐履。故每於進言之臣。責以踐言之實。一有不效。不明加排擊。而微示譏姪。聖心既以其言行不符。而厭薄之。其人亦自顧懷慙。同朝遂動色相戒。乃至御史朱琦。頗著直聲。求其身無可訾。則以弟之獲罪。謂其家猶不治。朱琦論奏。遂多不采。豈知朝廷不以言用人。不以人廢言。賢人君子議論。各有不可用之時。僉任小人。建白亦多不可廢之處。今乃因言以責人。繼遂緣人而廢言。依託正論。以售陰謀。此穆彰阿之奸。較載垣等尤不易識。卒以塞忠諫之路。成和議之失。釀潢池之禍。為致亂之魁者。此也。凡臣所言。固為已事。而援既往。可戒將來。且

恐餘悞亦未盡滌。聖主而能預燭諸奸。則所謂好名惡實。有初鮮終之弊。皆不戒而自除。臣之所請開言路者。此也。整吏治曰。盜賊之起。由於吏治之滯。吏治之滯。由於登進之濫。夫用人宜用正途。而目前之妨正途者二。曰捐納。曰軍功。捐班之妨正途。害吏治也。夫人能言之。朝廷亦知之。知之而苦于捐例之不能停。則不得已而聽之。夫既已聽之。則不更問吏治矣。乃朝廷猶拳拳以吏治為念。言者亦鰥鶩以吏治為言。則臣請得切指其弊。而望朝廷之有以挽回於萬一也。夫捐例之不能停。此出於不得已者也。必使捐班加於正途之上。勢且擠正途而盡去之。勢且迫正途亦效捐班之所為。俾天下之仕者。不盡出於捐班。不止。俾天下之人心風俗。不盡化為捐班。不止。此亦謂之不得已乎。而尚何吏治之可言乎。昔之捐班。不過於正途之外。別添一途。未幾而並駕齊驅矣。未幾而出乎其上矣。令則正途寥寥。有日少日無之勢。此其故。部臣疆吏分任其咎。而督撫為尤甚。各省風氣畧同。而直隸河南為尤甚。近日吏部選法。正途人員。幾無到班之日。此部臣欲鼓舞捐生。知有度支。不知有吏治。此猶為經費所迫。而然也。若督撫之厭惡正途。任用捐納。則不盡為鼓舞捐生。而然也。南省苦兵。軍功之員居多。北方安靖。捐班之勢尤甚。臣於庚申之秋。行過保定。見彼

處即用人員。不但終身無補缺之望。幾於終身無委署之期。困苦窮餓。莫能名狀。至有追悔不應會試中式者。此誠駭人聽聞。為從來所未有也。夫督撫既不為鼓舞捐生起死。何其好惡拂人如此之甚。臣蓋深心體察而得其故矣。夫正途固多敗類。捐班豈盡賢員。無如正途之員。來自田間。多由寒畯。其見識迂陋。舉止生疏。面目可憎。語言無味。其作奸犯科類不當行。往往廝督撫以不能不知。苦督撫以不能不辨。優容不已。必至決裂。決裂再三。必至厭惡者。勢也。若捐班。實由殷富。來自田間者。百無一二。皆官員子弟。戚友吏胥。依草附木。久居衙署。此豈寒畯措大之比哉。其於官場之酬應儀節。趨躋答對。簿書期會之為。舞文弄法之巧耳。而目之童而習之。養成便佞桀黠之才。助以聲勢黨援之盛。初登仕版。老吏不如。其未作奸。大吏見其當行能事。固以為才。其既作奸。能發能抑。大吏口雖不言。心或更以為才。愛重不已。必至倚任。倚任不已。必至保薦者。亦勢也。因而託於鼓舞捐輸。力抑正途。又或託於一視同仁。唯賢是任。究其所謂賢者。亦皆捐班而已。習尚若斯。遂成風氣。飢寒所廝。羣起效尤。正途始而憤之疾之。繼且慕之學之。夫同一作奸。督撫樂於無事。則以其不敗者為幸。朝廷百姓交受其害。則以其易敗者為幸。至於慕之學之。則不當行者當行。易

敗者亦不敗矣。昔人謂貽吏犯法。法在奸吏舞文。法亡。吏治至此。人心風俗至此。危乎不危。又況開科取士。每逢千人。選缺補官。歲無一二。求才幾成虛語。應試將至無人。有不堪為流涕長太息者哉。然以此等流弊。降旨明詰部臣。無以自解。督撫必不肯承空言告誠。終於無益。為今之計。捐例既不能停。惟有速令廷臣集議。酌改選補現例。明定各省委署章程。捐納正途。分為兩途。選補委署。各不相涉。正途之人不要。仍用正途。捐班不能侵占。更宜畧分先後。稍示重輕。督撫有意故違。部臣科道糾察立參。如此庶可挽回於萬一乎。若軍功之有妨正途。人亦知之。軍功之有妨吏治。人或未知之也。三代而下。文武異途。兵民分治。既分之後。勢難復合。宋太祖承五代之弊。以士人為縣令。論者謂其開三百年太平之治。蓋材官武夫。原不足以當親民之任。況值閭閻凋瘵。貲郎取償之餘。又加以武健倅進之吏。以其殺賊之計殺民。民何以堪。且人才難得。才而兼文武者尤難。如諸葛亮猶短於將畧。光武功臣多不任以吏事。今軍營保薦。類曰文武兼資。若皆才過蜀相。品較雲臺。何乃多才。而賊未平。將母標榜亦過其實。又況或無考語。但遇立功。不授以都守參游。而保以牧令道府。道府再保。便至兩司。兩司再保。便至巡撫。不數年間。已去橫戈躍馬之場。而總察吏安

民之任。縱其才能出衆。亦恐素所未嫻。或謂軍營保舉。但視原資。彼既起家文職。不能再保武弁。又用人之際。諸多牽就。唱以所欲。始得其力。臣皆以為大不然也。近日從軍之士。往往預捐文職。末員以為保薦地步。窺其用意之深。早已垂涎臘仕。夫用武而以就文為願。得官而以多財為榮。迨其得志。不問可知。朝廷文武並重。各用所長。有功而畀以重閫。甚或錫爵。豈猶不足為榮。文吏所以養民。作吏而任其殘賊。斯民以徇軍營。牽就之舉。此為得不償失。夫以殺賊立功。而令牧民。是用所短。以叙功授職。而令害民。不如無賞。臣請從今著令。不問原資文武。但問所立何功。除襄贊運籌。仍授文官。其餘即縉紳生監。既以殺賊為能。便授帶兵之職。不徒用其所長。抑且酬其壯志。庶幾文武各當。兵民相安。蓋軍功人員之有妨吏治。事方始而害未彰。朝廷知而預防。較捐班亦易為力。誠不可不加之意也。臣之所請。整吏治者此也。

國荃之官。徒步祈雨。逾月不應。麥枯豆不可種。民餓死者百萬計。國荃憂甚。三月乙丑。下令城中官知縣以上。紳士廩生以上。皆集玉皇閣祈雨。旦日眾至。則闔門積薪草。大藥於庭。國荃為文告天曰。天地生人。使其立極。無人則天地亦虛。今山西之民。